

音乐是远方，打工不彷徨

“

从早期创作歌曲《丑小鸭》《闯一闯》反映打工者的艰辛与梦想，到《365天》关注返乡路上的喜忧，再到《城市是我家》唱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。从这些歌里，不难感受到外来务工者从“农民工”变成“新市民”的蜕变

他们的创作题材正从聚焦独立个体扩展到关注城市和国家发展，这也是打工者群体梦想的升华



▲城市务工者许小猛在舞台上歌唱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已经有30多名成员，他们中有一线操作工、售货员、电焊工等。白天穿梭于车间工地，晚上下班弹吉他唱歌，这一群人为同在城市打拼的打工者们，带去源源不断的欢乐与感动。

来自盐城的“90后”女孩胡秋香在苏州一家相机配件厂打工，也是艺术团的一员。她从小酷爱唱歌，一直渴望能够登上舞台表演。去年春节前夕，胡秋香有了第一次在近千名观众面前演出的机会，她觉得自己“梦想终于实现了”。

2017年，艺术团发起了首届“新市民春晚”的演出活动，节目自己编排、舞台自己搭、场地政府给……成员们齐刷刷上阵，成功为在苏州打工的外来人员带去了一档高质量的公益演出。

胡秋香错过了那次演出，懊悔万分。去年她决定做好准备，为了能让自己达到舞台演出标准，她在许小猛等人的指导下疯狂开始练习唱歌。路上骑着电动车她能唱一路，轰鸣声此起彼伏的车间流水线上她都能哼唱个不停……她对音乐的痴迷感动了艺术团的每个人。

“秋香爱唱歌，最初我们觉得她仍需努力提高，但是她的执着把我们都感动了。”许小猛说，大家一致同意秋香登台唱歌，不仅因为她越唱越好，更因为艺术团要帮助大家圆梦，鼓励更多像秋香一样的人去追寻自己心中的那份热爱与美好。

一说到“新市民春晚”，许小猛眼神就自然流露出了自豪感。“我们都深有体会，每到过年，农民工们很多都返乡和亲人团聚了，可是还有太多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亲人相聚，寒冷的时候，总得想办法让他们温暖点。”许小猛说，他们希望每年都能做这个公益演出，给春节回不了家的人一些心灵安慰。

面对记者，许小猛不太愿意说办艺术团的“艰难”，反而谈了很多“诗和远方”。他说作为艺术团的成员，心里或多或少是有“满足感”的，“既然我们做了公益的事，就不在乎付出多少了。”

2013年，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开了首张专辑的发布会。那时恰巧他们得知苏州当地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儿童急需救治，决定在发布会现场举行一次慈善义演，现场募集到的1万元如数捐出。

“虽然只是微薄之力，但是我们作为一群城市务工人员，还能尽我所能帮助到当地人，那种融入感和幸福感，是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。”许小猛说。

如今，在社会人士和政府单位的支持下，艺术团已经在工厂、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地举行了60多场公益演出，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“喜欢音乐的打工者远不止我们这些人，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愿意加入我们。”许小猛说，打工者不是只会埋头苦干的机器人，他们也

有自己的梦想，也可以为和谐和城市贡献自己小小的“正能量”。

唱出“春天”

许小猛仍然记得自己首次登台的情景，第一次上台，是在一个工厂里的歌唱大赛。我上台时出了一身汗，特别紧张，差点就吐了。我坚持着把那首歌唱完了，现在好了，再也不会那样了。”

许小猛说，与其说进步的是舞台经验，不如说是个人的成长。他喜欢把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写成一首首歌，而这些歌的主题，似乎诉说的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故事。

从早期创作歌曲《丑小鸭》《闯一闯》反映打工者的艰辛与梦想，到《365天》关注返乡路上的喜忧，再到《城市是我家》唱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。从这些歌里，不难感受到外来务工者从“农民工”变成“新市民”的蜕变。

“这些歌确实能反映我们的变化，确实来源于生活。”

许小猛说，他从千里之外来到苏州，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人，从月收入仅千元出头到现在安家落户、娶妻生子，艺术团很多成员都已在苏州成家立业，“我们在这里感受到了生活的进步，也想把社会带给我们的福利回馈出来，表达心声报答社会。”

艺术团最开始的一首歌《丑小鸭》略带悲情色彩，里面唱着“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也没有人人为我擦去孤独的泪……我什么时候能够腾飞。”许小猛表示，现在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城市给予的包容和可能性，艺术团成员们已经不太愿意再去唱这种类型的歌了。

“犹如一夜春风十里，春来冬去，古城小镇描绘着新的气息……”去年12月，艺术团发布了三首从打工者视角致敬改革开放的原创歌曲。在写这首《春风一夜十里》时，许小猛采访许多苏州本地人，请他们谈变化、谈历史。

“听说过去人们谈恋爱约会，从城东到城西，要划一个晚上小船才能赶到，现在坐地铁只要几十分钟。”许小猛不禁感慨，他们的创作题材正从聚焦独立个体扩展到关注城市和国家发展，这也是打工者群体梦想的升华。

“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我们希望以此题材创作三首新歌，目前已经推出了第一首《奔跑吧梦想》，之后我们还计划办相关主题的音乐快闪、公益演唱会等活动，未来可期！”许小猛兴奋地说。

“奔跑吧梦想，让小小的力量散发光亮。奔跑吧梦想，让平凡的生命绽放辉煌……”

许小猛给记者发来的新歌，让人仿佛看到了一群群城市务工者，不仅身怀小梦想，更追求着家国大情怀。

本报记者何磊静

“钢筋水泥脚手架，车水马龙黄马甲；快递包裹风雨下，街头巷尾千万家……”

初见许小猛的时候，他正站在舞台潇洒地唱着歌，一身亮闪闪西装，边上乐队簇拥，底下数百名工厂操作工、建筑工人拍手鼓掌。在那个场景中，他俨然是一个明星歌手。

不过那场公益演出结束后，许小猛和乐队成员们就开始拆舞台、搬东西，灯光、服装和道具及时清点完毕，他们回归了自己的“真实身份”——城市里普通的打工者。

虽然第二天还要回到车间、工地、超市或酒店上班，但他们脸上都难掩欣喜之情，每个人心中还翻滚着一股热浪。

“那首叫做《城市是我家》，是我们原创的几十首歌中的一首，不算我最喜欢的。”许小猛羞涩地告诉记者，他是“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”的负责人，他们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，但都在苏州、上海等城市里打工，“因为爱音乐，大家就走到了一起。”

为打工者而歌

35岁的许小猛，不爱烫头也不留长胡子，穿着简单的T恤，说话温和内敛，一点没有很多人想象

的“艺术家”气质。

15年前，许小猛孤身一人从河南老家辗转到了苏州。作为一名“音乐发烧友”，他并不是背着一把吉他闯天下，仅仅是因为听人说苏州发展好，工作机会多，想找份能过日子的稳定工作。

他选择的第一个落脚点，是当地一家电子厂。“那会儿天天裹着厚厚的工作服，从早干到晚。”许小猛说，繁重的工作让他无暇顾及别的，城市新生活的重担更是让他倍感压力。谈起最开始的那段日子，许小猛眉头紧锁，他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宿舍、工厂两点一线的空白。

本想过安稳日子，可在城市中混迹的孤独感却总涌上心头。许小猛开始默默写歌唱歌，找寻心灵的慰藉。灵感如一条奔流的小溪，一首首原创歌曲的出炉让他记忆中那片空白终于有了色彩。

“一开始真的只想自娱自乐，但我发现身边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工友们，他们生活压力都很大。为什么不去快乐他们呢？”许小猛似乎找到了方向，他觉得那些漂泊在城市的打工者应该互相取暖，而音乐就是可以传递温暖的“火把”。

2007年，许小猛决定从工厂离职，为了生计也为了结识更多打工者，他在咖啡厅打零工，做过酒吧歌手，后来应聘了一家旅游公司，种种经历让他走进了苏州这座城市，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爱音乐的打工者朋友。

共同的爱好和诉求让许小猛和伙伴们一拍即合。2010年12月，他们决定在苏州木渎镇成立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，以团之名，为打工者而歌。

他们制定了个“规矩”，团队成员必须保留一份工作。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，如果想做成一支公益艺术团，要想温暖别人，必须要保证自己能吃饱穿暖。

一支业余艺术团，要写歌、出专辑，还要筹备公益演出，注定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路。“坚持快9年时间长了，太不容易了。”许小猛说，搭舞台唱歌、出专辑等都需要很多经费，而他们这些外来务工者都只够养活自己，因此经常要集体出动到处拉赞助，“我们的坚持，离不开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。”

在许小猛心里，打工者艺术团首先是给打工者提供一个舞台，让他们能够排解在城市的寂寞。同时，艺术团要用歌声去传达打工者的心声，传递这群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让更多人去了解他们的不同面。

“我们一定要为打工者这个群体发声。”谈到初心和使命，许小猛异常坚定。

小梦想，大能量

如今长三角打工者艺术团经过多年发展，

帮盲人“看”电影的人

本报记者王研

10月1日，云南昆明一家电影院里，放映厅前方“大阅兵看大银幕”几个字异常醒目。前排坐着几十名观众，脸贴国旗贴纸，表情兴奋。

他们有些戴着墨镜，有些眼睛半睁。他们都是视障人士。每周六，他们在昆明都有一场聚会，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，看一场用“心”讲述的电影。

阅兵开始，他们身边的志愿者开始轻声讲解银幕上的场景。为了给这些特殊观众讲好电影，志愿者们要准备好几天，有的人要花4个小时转三趟车赶到这里。

等待“家人”

几个年轻的志愿者，正在公交站等待一群特殊观众的到来。

与此同时，42岁的颜建昆整理好头发和衣服，牵上父母亲的手，在盲杖的指引下，沿着昆明市莲花小区的楼道走出。

过去一年多，每周六成了这个盲人家庭很重视的日子，因为可以到盲人影院“看”电影，和视障朋友们聚会。

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。母亲自幼失明；父亲十多岁时因高度近视导致视网膜脱落失明；原本健康的颜建昆，5年前也因中风失去一只眼的全部视力，另一只仅能看到模糊光影。

志愿者接上他们，一起走进了两百米外的院子。院子里，人们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。刚进院子，颜建昆的声音就被辨认出来，很多人热情地与他打招呼。视障人士听觉敏锐，能从脚步快慢、轻重和呼吸频率、说话的声音分辨熟悉的人。

据志愿者介绍，以前颜建昆从事营销工作，收入不低，喜欢泡吧、出去玩，但中风后除了失明，行动也受到影响，记忆力严重衰退，女朋友也离开了。突然成了行动困难、近乎全盲的人，他心理上产生了很大落差，脾气变得很冲，在公交车上、公园里，动不动就能跟人吵起来。

如今，颜建昆很爱笑，已经走出低谷。他认为，自己能有良好的心态，盲人影院给予的正能量是一个重要原因。“影院是我另一个家。我的盲人朋友们和志愿者，都是我的家人！”

在颜建昆和大家聊得热火朝天时，志愿者已经给他父母的保温杯倒好了水，带他们走进影院，等待电影开场。

这天放的是打拐题材电影《亲爱的》，伴随着镜头



▲大图：视障观众在听讲电影时露出笑容。 小图：周权在给视障观众讲电影。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周磊摄

变换和故事情节推进，志愿者在人物对白间不时插话描述着电影场景：“一辆车过去，孩子站在那里，又一辆车过去，孩子被人抱起，不见了……”

明暗交替的光影里，40多位视障人士听得都很认真。在志愿者身边，他们身体向前倾，努力朝向屏幕方向，尽管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甚至一片黑暗。

“做点与吃饭无关的事”

纯公益性质的心目影院，是在昆明经商多年的北京人周权创办的。

2017年9月，周权无意中接触到北京心目影院的负责人，被“给盲人讲电影”这种形式深深打动，认为它能丰富视障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。

2017年10月底，周权又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心目影院。那半个月，他每天都到影院学习如何与视障人士沟通、如何与爱心企业对接、如何讲好电影……

对于销售出身的周权来说，讲电影并不算难，难的是怎样让讲述的内容符合视障人士的需求。

他还会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和影评，因为每场电影开始时，他都会对影片、制片人和演员等进行介绍。在结束时，他还会结合视障人士的实际提炼“结束语”。

“他懂我们”

“很多人觉得艺术欣赏、电影电视跟盲人无关，这是极其错误的。”周权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，通过适当地讲解，他们同样能“看”到很多东西。

组织“家人”们去北京旅游时，有一幕深深地打动了周权：天安门广场上国歌奏响的那一刻，很多人热泪盈眶。

“不少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昆明。”周权说，他们也想“看看”外面的世界。“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他们对国家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不比任何人少。”

像这样的活动，周权没少组织。“这两年，我确实实实在在地感受到，社会的爱心和温暖越来越饱满。”周权说，其实“家人”们只要能走出去就很开心，所以自己总是尽量多地组织活动。

“我们很喜欢走出家门，和朋友们相聚，多接触外面的世界。”对53岁的王国庆来说，“看”电影是一项最重要的娱乐活动。他还记得，自己五六岁时曾搬着小凳子去听露天电影，但没人讲解，动作、场景看不见，对电影内容只能靠猜。

在心目影院，因为有人讲解，他对电影的内容更清楚，理解也更透彻。

“讲电影也是有学问的。”王国庆说，一些年轻人对视障人士特殊的需求不太了解，对生活的感悟也不够，讲起电影来大家不爱听，他们还需要锻炼和成长。相比之下，周权讲得可谓淋漓尽致，“我想是因为他总跟我们一起。他懂我们。”

如今，影院对王国庆的意义已不仅是一场电影，它还提供了与大家相聚的机会和活动的场所。每次电影结束，“家人”们都盼着下个周六快点到来。

“不管去哪儿，心里有目标，脚下就有路”

在影院，除了看电影的“家人”们和讲电影的周权，还有一群忙碌的年轻志愿者。他们是昆明各高校的大学生，不仅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，也参与讲电影。

“每次大约需要30名志愿者。”周权说，但云南警官学院、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报名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
为了让更多大学生参与、体验、成长，周权希望学校每周都能派“新人”来。下午2点开始讲电影，志愿者通常中午12点就到了，为的是提前接受基础的助盲培训。讲电影的志愿者则需要提前很多天进行准备、反复演练。

“虽然眼睛看不到，但他们‘看’世界的愿望，比我们更强烈。”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志愿者依会芳这天早上9点半从学校出发，坐地铁，转公交，坐了约20站才能到影院。

接受基础培训后，她就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去接视障人士，把他们带到影院，引导他们入座。电影播放期间，她一直在旁观察，以便及时为需要倒水或上厕所的观众提供帮助。电影结束后，她再把他们送回公交车站，目送他们坐上公交车……

短暂的助盲经历，让19岁的依会芳感触良多。在她看来，视障人士大多自尊心很强，只要自己能做的事，就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。他们缺乏安全感，比如她当天接到的一位大妈，不放心地反复叮嘱她电影结束后一定要把自己送回车站。

但是，依会芳更多是被他们的乐观精神所触动。她说，自己在学校也会遇到一些烦心事，但看到他们面带微笑，在一起交谈都乐呵呵的，就感觉自己太不积极了。“他们都可以如此认真、努力地生活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消极和悲观呢？”

“不管去哪儿，心里有目标，脚下就有路。”这是王国庆的人生感悟。他3岁时因病失去全部视力，但从未放弃对未来的追求——从盲哑学校毕业时，针灸推拿专业的中文文凭并不能让他满足，后来，他继续通过在线学习考取成人大专、本科，最终拿到了针灸推拿专业的本科学位。

在这里，还有许多像王国庆一样热爱生活的人。虽然他们自己也需要帮助，但仍热情地希望能帮助别人。

讲电影《亲爱的》那天，有新的“家人”加入他们。在这个不幸的小家庭里，爸爸是盲人，6岁的女儿患了脑瘫。

当周权告诉大家“孩子需要长期按摩治疗”时，马上有人举手接了这个任务。“我开了一个按摩店，孩子可以定期到我店里，免费按摩！”话音刚落，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。

“我们渴望被理解，也渴望能更多地享受生活。”盲人郎坤说。